



校园文萃

美文 绘画 书法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11-15

2025.8.26 星期二
责编:张连利

邮箱:sdllwbw@163.com



简雅语文专栏
JIANYAYUWENZHUANLAN

【教师作品】

寒食节里的温情

邹平市鹤伴中学 张凤娟

在我们老家，“清明”更多的时候被唤作“寒食”，这是个更接地气的名字，尽管那天家家户户都会和往常一样燃起烟火，但在我眼里，那一缕缕烟火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寒食将近，我第一盼望的，就是扎青。

这个习俗因何得来，我无从知晓，连庄上年纪最大的祖爷爷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他是我印象中学识最渊博的人。既然他都不知道的事，我就更不屑于问其他人了。总之，这是件甚至能和过年穿新衣一样令孩子们兴奋的事。你瞧，几个十来岁的女孩子，或同村的，或邻村的，在寒食的前一天晚上，可以聚在一起，在一个人家过夜，多么令人向往。我想，即便是现在，素日里要好的孩子们能挤在一张床上睡，也是很开心的事。

按照习惯，每一年在谁家睡，是可以轮流，大家随意商量着来，没有什么固定的章法可循。只要孩子们商定好，家人就会早早地铺好床铺，依着孩子们的意，从来没有不允的。我家是大家的首选，且连续两年在我家过了。这自然是因为我有自己独立的小屋，且那张床超大，横着睡足可以容纳五六个人，而母亲只需多加两床被子即可，算不得麻烦。春红家就不可以，她家已经被那群男孩子提前“占领”了，也罢。

于是，大家商定还是来我家。燕子是我们这群姑娘中年龄最小的，她提议可以去她家。我摸着她的脑瓜说，等明年，等她长大一岁，我们一定去。大家也纷纷点头，安慰着她。其实，大家心里和明镜似的，小燕的妈妈常年生病，弟弟年幼，大家不想再给她妈妈添麻烦。

晚上，大家在大人的催促声中关了灯。屋里有些黑，但挡不住孩子们谈天说地的热情，一阵阵哈哈声从屋里传出。大人们辛苦劳作了一天，也懒得管束我们，我们便一直热闹地聊，至于聊了些什么，已全然不记得了，只记得，附和的声音渐少，继而渐小。

一夜就这样过去了。

熟睡中，我被妈妈推醒，妈妈往我的被窝里塞了一大兜热乎乎的东西，白水煮熟的鸡蛋，因为寒食有很多重要的活动与鸡蛋有关。

首先便是吃鸡蛋。外婆说，寒食吃鸡蛋，身体康又健，这大抵是真的。外婆专门为我煮五个，奶奶也会塞进我兜里两个，出门的时候，邻居吴奶奶、柱奶奶、王奶奶，都会塞给我一个热乎乎的鸡蛋；还有专门到家里来送的，这家几个，那家几个，等我中午回家的时候，馒头筐里便满满一堆的煮鸡蛋了。我问母亲，为啥她们都会给我们鸡蛋，母亲笑而不语。

然而，由于鸡蛋数量众多，需连吃多日方能尽享；此外，尚有许多鸡蛋在勤劳母亲的巧手之下，被腌制成了咸鸡蛋，颗颗油润，无论怎样品尝，皆觉美味无穷。

其次便是染鸡蛋了。我极喜欢这个节目，染鸡蛋是有技巧的，最简单的就是用红纸染。那时候，我家床褥子底下经常压着一些大小形状不一的红纸，就是过年写春联的那种。将纸用清水浸湿，把鸡蛋裹进去，静待一段时间即可。不过这样的做法往往染色不均匀，或者颜色不够鲜艳。还可以用红蓝铅笔染，那时孩子的铅笔盒里，都会有一支红蓝铅笔。鸡蛋在手，随你怎么画，红蓝随意搭配，可以画笑脸，可以画花朵，可以画任

何想画的图案。我喜欢画一道蓝一道红，尤其是彩鸡蛋转起来的时候，就像转动的风车，煞是好看。

最后便是所有孩子都喜欢的碰鸡蛋游戏。两个熟鸡蛋握在手中，裁判喊出“开始”后，两只鸡蛋碰在一起，哪个皮破就算输了。输了就输了，就图个乐呵，破了壳的鸡蛋很快变成了腹中之物。不过也有几个男孩子好胜，定要分个输赢才肯罢休，而最终的鸡蛋王也享有殊荣——晚些日子才能食用。据说这碰鸡蛋的历史久矣，唐代诗人元稹在诗歌《寒食夜》中就记载了“红染桃花雪压梨，玲珑鸡子斗赢时。今年不是明寒食，暗地秋千别有期”的习俗，可见“碰鸡蛋”这一习俗是大有来历的。

往事像一场梦，将我的心轻轻触动。人生不止，不仅有相遇，还有离别。又是一年清明，如今，我再也吃不到母亲为我煮的鸡蛋了，那记忆里的红蓝铅笔早已无处可寻，当两颗煮熟的鸡蛋在自己手中碰撞的时候，童年的那份快乐也消失不见……

前几天，我回娘家祭奠过世的母亲。邻居王奶奶正坐在她家门口，见我下车来，摸索着墙边的手杖，颤巍巍站起来，小心地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一个温热的鸡蛋，塞到我的手里。我的眼泪瞬间奔涌下来。过往的那些温情记忆，一帧帧模糊在朦胧的泪目中。

待我忙完，王奶奶不忘送我，看着远处庄稼地里农耕的拖拉机，她告诉我，早些年，母亲在世的时候，春季里农业投资，每年母亲都会把钱借与乡邻……我终于懂得，我童年记忆里那些吃不完的鸡蛋，原来是母亲善良的回报。

【学生作品】

阳光下的月季

邹平市礼参初级中学 张心怡

犹记那日，月季花在姥姥的小院里肆意盛开，微风摇曳生姿，与阳光翩然起舞。

那株月季刚被姥姥种下的时候，状态并不好，茎秆弯折低垂，花瓣脆弱易碎，泛着凋零的苍白，叶子毫无光泽，是沉郁的暗绿色。萧索零落的样子，仿佛下一秒就会被风吹倒。当时，母亲还嗔怪姥姥：“怎么带回来一株养不活的月季？”而姥姥只是笑笑，没说半句话。

自从它在小院安家，姥姥便开始照料这位“病态”的月季姑娘。每日清晨，她都提来清水，轻轻浇灌；常常手持小铲，小心翼翼地给月季松土；还轻手轻脚为它驱虫，眼里满是温柔与期待。我不明白，不过是一株半死不活的月季，姥姥

为何要如此用心照料？姥姥却说：“花朵是有灵性的，你用心对它，它也会用最好的一面来回报你。”

姥姥说得对，月季姑娘的确在一天天变好，令人遗憾的是，月季姑娘没能赶上当年开花的日子。

好在第二年春天很快就到了，月季姑娘也在一天天苏醒，直至迎来它的新生。春小姐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我们家的小院，太阳公公打着聚光灯，让观众看清月季姑娘的面容与新装。

远远望去，那些月季花宛如一个个绒球，在风中轻轻摇晃着自己的身躯。走近一看，盛开的花瓣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。在阳光的轻抚下，花瓣上的细小绒毛隐隐可见，宛如给花瓣披上一层细纱。

小心翼翼地拨开花朵，便能看见一位青涩的“少女”——那娇嫩的花苞微微颌首，外层椭圆的绿叶紧紧将其护在中间。绿叶在花朵间挨挨挤挤，把花朵衬得愈发娇嫩。

月季姑娘在属于它的舞台上尽情舞蹈，为这小院带来了无限生机。

姥姥是众多观众中最平静的一个，好似早就料到这般结果，看着，笑着。我看着姥姥，她被阳光照射，头发和衣服被微风吹拂，仿佛与月季姑娘共舞。

月季花盛开的样子与去年刚栽种时截然不同，它在逆境和考验中蓄力成长，热烈盛开。这仿佛在启发我们：全力去成长吧，当考验结束，我们定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（指导教师：王秋红）

